



房龙

手绘图画
珍藏本

忧患意识常在心间

Invasion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著

马恒祥◎译



咪咕阅读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忧患意识常在心间

Invasion

〔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著

马恒祥◎译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忧患意识常在心间 / (美) 房龙著 ; 马恒祥译.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6.1

(房龙手绘图画珍藏本)

ISBN 978-7-5143-3698-6

I. ① 忧… II. ① 房… ② 马… III. ① 国防教育—青少年读物 IV. ① E1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3403 号

忧患意识常在心间

-
- | | |
|------|-----------------------------------|
| 著 者 |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
| 译 者 | 马恒祥 |
| 责任编辑 | 周显亮 袁子茵 |
| 出版发行 | 现代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
| 邮政编码 | 100011 |
| 电 话 |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传真) |
| 网 址 | www.1980xd.com |
| 电子信箱 | xiandai@vip.sina.com |
| 印 刷 | 大厂回族自治县祥凯隆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00mm×1000mm 1/16 |
| 印 张 | 10 |
| 版 次 |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143-3698-6 |
| 定 价 | 25.80 元 |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录

- 01 危机就在身边，我们却浑然不知 / 2
- 02 在火车站，我们意外重逢 / 5
- 03 我的小册子没人关注 / 8
- 04 美国拒绝任何警告 / 10
- 05 一封来自梅里达的信 / 13
- 06 不要让美国卷入战争的旋涡 / 22
- 07 幸运无时不在 / 24
- 08 怪异的红光 / 28
- 09 一个神秘的电话 / 32
- 10 向警方求助 / 35
- 11 仓皇离家 / 38
- 12 惊险的瞬间 / 41
- 13 想袭击我的纳粹分子被消灭 / 45
- 14 他们对我的评价 / 47
- 15 去报馆 / 49
- 16 在报馆得到的消息 / 51
- 17 给老友打电话 / 75
- 18 向诺沃克警察局求助 / 82

目录



- 19 继续赶路 / 84
- 20 我们遇到了好向导 / 87
- 21 约翰一家遇袭 / 89
- 22 短暂的休息 / 93
- 23 抵达多塞特 / 96
- 24 亲眼目睹纳粹空降兵袭击 / 98
- 25 自动自发的反击 / 103
- 26 与德军对峙 / 104
- 27 与垂死挣扎的敌人对话 / 107
- 28 破译纳粹文件 / 115
- 29 将计就计 / 119
- 30 各自准备 / 124
- 31 旅馆经理的疑惑 / 127
- 32 进入房间探虚实 / 135
- 33 打草惊蛇 / 137
- 34 大战前的紧张忙碌 / 144
- 35 德军空投密令 / 148
- 36 大获全胜 / 151
- 37 哈利扣动了扳机 / 155

忧 患 意 识 常 在 心 间



忧患意识
常在心间



01 危机就在身边，我们却浑然不知

我的脑子里依然充斥着最近四个星期以来令我厌恶的各种消息，我小心地重新阅读着弗里德尔的著作第二卷中熟悉的篇章。但是很快，我便对这样的阅读失去了兴趣。因为我发现，出于某种不明不白的原因，我很难将注意力集中到文字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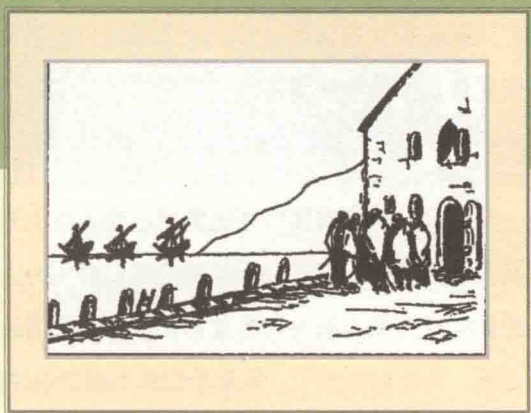
当纽约遭受土耳其浴一般的天气状况时，有些事情发生了，这不仅把我从还算舒服的家中叫出去赶往始发地，而且逼迫我不得不留在那里，我在弗兰克·凯斯的家中住了几夜，也算是出来避避暑。我和弗兰克聊了一会，他看起来有时也萎靡不振的，和我有些相像。我还注意到他有些紧张和忧虑。我问他关于在他家厨房中工作的那些德国人。

“那些人给你添什么麻烦了吗？”我问他，“他们难道真是纳粹分子吗？”

“是的，你说的没错，”他回答道，“他们确实是纳粹分子，但是我能拿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依然恪尽职守，工作勤勉。在厨房和我家其他的地方，只要是上班的时间，他们就不会将政治问题掺杂进来。而且，他们还几乎都是美国公民。我是在他们取得美国国籍之后才雇用的他们，所以他们不给我任何解雇他们的理由，我甚至没有理由怀疑他们什么。没错，要解决这件事，真是有些复杂和困难。”

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以来，我在各地都听说了这些类似的事

那些德国裔的职员们在上班之前会拿着《工人日报》向人们炫耀，并且互相讨论上面刊载的新闻。



情。人们怀疑和猜测他们所雇用的德国人，当然，他们中有很很大一部分人已经取得了美国国籍。对于那些德国裔的职员、书记员和女职工，人们会感到很不舒服，因为他们在上班之前会拿着《工人日报》向人们炫耀，并且互相讨论上面刊载的新闻。当然，任何人无权干涉宪法赋予这些雇员的正当权利。在这个多事之秋，人人都会拿起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说法律赋予了每个人言论自由权。

有时，人们会对他们把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品带进办公室的行为进行些许批评。毫无疑问，在美国，工人的工资和红利是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发放的，这显然是布尔什维克所要抨击的。那些男女青年们便会很愤怒地发表他们自己的言论。他们会这样说：“我们仅仅只是看看《工人日报》而已。我们都是美国人，我们有权利要求公平竞争和平等。如果我们只读《泰晤士报》或者《论坛报》，那么我们只能听到一方的声音，我们想彻底而清楚地了解各种消息，真实全面的消息。况且，布尔什维克俄国向来是和平与正义的坚决拥护者，他们又不是战争鼓吹者。当然，如果你们坚持的话，那我们也不会将《工人日报》带进办公室。但这样一来，你们就会让我们失去宪法所赋予我们的权利。你们看着办吧。”

所以，情况就是这样，几个月来一直如此。大多数善良的美国人，仍旧无忧而愉快地生活在他们舒适的梦境中，他们仍旧不愿相信很多人说起的——在欧洲，独裁者们正在享受噩梦似的美妙。

有时，我会对那些毫无警惕心的人发出警告，告诉他们，你们的处境其实很危险——总有一天，那些你们雇用的人会让你们和宪法一起滚蛋，把你们现在拥有的一切事业都交给这些所谓的人民，那时你们就只能干瞪着眼，为他们鼓掌了。但是他们都不相信我说的话。

“那只是你的个人偏见而已，”他们会这样对我说，“纳粹是占领了荷兰，但这里是美国，一切都是不一样的。美国情况之所以会不同，在于美国人民与欧洲的大众是不一样的。移民们对我们国家是很忠诚的，那是因为我们国家对他们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如果你不相信，那看着就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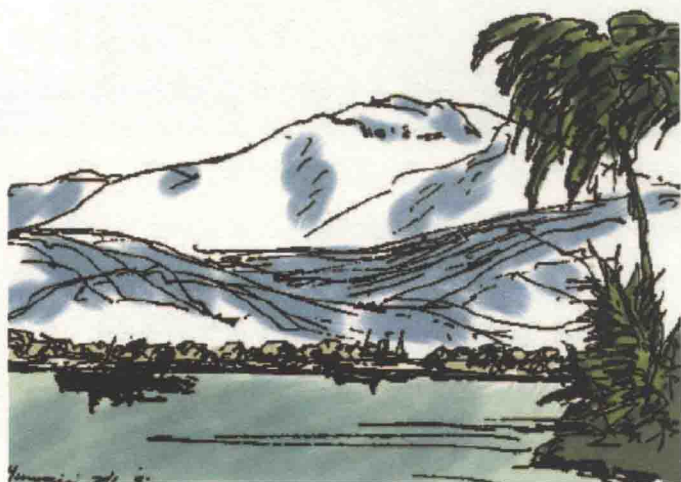
起初，我尽全力劝说人们，企图使他们清楚地认识到目前的危机：他们拒绝采取稍微现实一些的态度来看待目前形势的做法，是很危险的事情。于是我把从我的家乡——荷兰——传来的凶杀和陷害的事实告诉他们。我家乡的人民本来是安居乐业的，但是第五纵队却引狼入室，将希特勒的军队接进了荷兰，而毫无准备的荷兰人民不得不举手投降，成为纳粹任意迫害的对象。但是，这些悲惨的故事却丝毫不能打动我在纽约的这些朋友。他们会耸耸肩，说道：“哦，这些事情在欧洲也许是真实的，但在美国却不可能发生！”

02 在火车站，我们意外重逢



这种情况，加上闷热的天气，构成了纽约这一个星期以来的奇怪气氛。同时，从欧洲大陆传来的各种消息变得更加可怕，更加骇人听闻。尽管从欧洲发来的这些警告接二连三，却不能使我们的人民从他们虚构的快乐天堂中走出哪怕一小步，来看看他们自己周围发生的真实事件。他们只是反复地唠叨着，快要爆发革命了，尽管这种说法听起来十分荒诞。他们还会说，上帝很快就会显灵了，在法国或巴尔干半岛，或者在遥远的乌干达。看着吧，奇迹很快就会降临了。

最后，感到毫无办法，我不得不放弃了。我打电话给我的儿子，说我将乘坐五点零八分的火车到达格林威治，让他到时去火车站接我。当我到达火车站时，没想到伊丽莎白也在那里。吉米建议她可以去乡下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并在村子中过一个安静的夜晚，所以她就来到火车站，准备和我一同去格林威治。当火车快要启动时，看呀！格蕾丝也来了！她刚好能赶上这趟火车，那时我和伊丽莎白正在讨论这一本关于巴赫的著作。格蕾丝想把她挑选的唱片拿给我看，让我给点评价，而吉米告诉她，可以在五点零八分的这趟列车上找到我。于是她就赶到了火车站并且找到了我们。如果不是一连串极其幸运的事情发生的话，格蕾丝就再也没有机会弹奏下一首钢琴曲了，她会像她的宠物猫约翰尼一样惨死在家中。几个月之后，当他们清理曾经是格蕾丝住宅的瓦砾碎片时，发现那只宠物猫的骨



平静的夏威夷岛上对纽约发生的爆炸丝毫不知情。

骸压在破损的钢琴下面。

当纳粹德国开始进攻纽约时，他们的空军首先轰炸了乔治华盛顿桥附近的泰特波罗的本迪克斯飞机制造厂。当然，华盛顿桥也是他们攻击的目标之一。在黑夜中，纳粹飞行员要找到本迪克斯飞机制造厂是很困难的，当他们在空中盘旋着寻找时，他们顺便把成吨的炸药投掷到伍德里奇村。村子中木制的房屋就像纸牌建造的一样，在瞬间粉碎消失了。

几个月之后，当格蕾丝回到她家中时，她家附近的景象出乎预料地美好，与她一直在忧虑中想象的样子天壤有别。那些曾经在她母亲花园中娇艳欲滴的各式花朵，已经在花园和周围很多地方生根发芽，有的甚至已经开出花蕾了。而她母亲，也同样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那天傍晚时分，也就是纳粹飞机轰炸之前，她的母亲从家中出去了，她去卢瑟福的夜市买些东西，谁知冥冥之中保全了性命。

纳粹飞机在哈斯布劳克高地投掷了第一颗燃烧弹之后，格蕾丝的父亲接到那个地方的火警报告，他跟随消防队赶去救火了。然而他们那些急急赶去的救火车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为第五纵队的人已经将消防管道割断了，所以消防管中始终没流出一滴水来。割断水管的人也始终没有抓到。毫无疑问，这肯定是纳粹的支持者们事先就计划好的：纳粹分子在新泽西州的活动既繁多又猖狂，他们的支持者也比比皆是。我们当时认为格蕾丝的父亲难逃一死，因为当新泽西州重新建立比较稳定的社会秩序后，人们在一处花园空地上发现了三十多具儿童的尸体，他们死于落在这里的一颗炸弹的爆炸。看到这幕惨不忍睹的场景之后，人们变得出奇地愤怒，这使人们把神圣而美丽的宪法及其所赋予每个公民（包括第五纵队的人）应有的权利抛到一边，人们开始到处搜寻之前和纽约的纳粹组织布德有关系的人，找到之后便不分青红皂白予以枪决。对那两天搜捕并杀害的人的确切数目，始终没有比较准确地统计过。但是，卑尔根当地的晚报曾经对这一问题展开过比较详细的研究，他们认为被处决的人数在一百至一百二十之间。



03 我的小册子没人关注

我们还是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前面我已经说过了，那天天气很闷热，空气湿度大到让我几乎不能再忍受下去了。这种情况下，我什么工作也做不成。我花费了整个下午的时间，想给我那本书名叫《我们的奋斗》的小册子写点日后市场宣传用得着的文字。这本小册子是我在1938年从瑞典回来之后写成的。当时，我在那边遇到的事情都令我感到不安和烦躁。在瑞典和芬兰，总是有人会告诉我，希特勒正在和俄国布尔什维克人进行谈判，随时都可能向俄国人妥协。据说，希特勒给俄国人说，如果斯大林答应帮助他攻打波兰，那他将把《我的奋斗》一书中关于俄国和布尔什维克的那些不愉快的想法都删除掉，这样就能保证以后的日子里两国相安无事。还有人告诉我，假如德国发动攻势的话，波兰军队根本没有能力抵抗纳粹的入侵。自从毕苏斯基元帅死后，波兰政府已经完全落入一帮对波兰完全不负责的五流政客手中。他们把协约国给他们的巨额贷款用到了对加强防御没有任何作用的工程和项目上，而剩下的钱款则落入他们自己的腰包中。这些政客对那些能够抵御来自东面威胁的阵地、堡垒和工事完全置之不理，好像他们并不知道周边的安全形势异常严峻一样。

所以，当我回到美国，同样看到了我们大多数美国同胞对于危险毫无防范意识，他们对于威胁正在重新降临欧洲毫不知情。不仅是欧洲，这种威胁还可能波及整个世界。绝大多数美

美国同胞们相信，“我们这一代”再也不会战争了。



国人，仍旧相信那个貌似和蔼可亲又值得信赖的张伯伦讲的陈词滥调，他说“我们这一代”再也不会战争了。他们还天真地认为，希特勒在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便不会再有任何扩张举动了。我认为，对于国内这种和平主义泛滥的氛围，做最后努力的时机已经迫在眉睫了，有识之士必须让我们的人民对于目前万分危急的时局有正确清晰的认识。但现实中，弥散在大众间的漫不经心让我感到十分不安，于是我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便完成了前面提到的那本小册子，它只有一百二十页。当我寻找出版社准备把它印制发行的时候，我再次感到了莫大的失望：没有人注意它，没有人理会它。这本书得以出版发行，仅仅是我一再坚持的结果，发行这本书的出版社并不认为这本书能登上畅销书榜。



04 美国拒绝任何警告

现实证明他们是对的，这本书在当时完全失败了。出乎意料的是，它在德国的销量还不错。显然，有不少德国人已经认识到了这本书的价值。不过，纳粹政府特别照顾我，他们通过了一条新法律：以后在德国不允许销售我的书。而在此前，当我还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时候，希特勒就想把我杀掉。我的这本作品在德国卖得比较好，而这条法律的实施，一方面使我失掉了德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另一方面也让我在美国对自己的同胞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了。美国人不仅沉睡不醒，而且不允许其他人打扰他们的白日美梦。



▲ 美国人正热衷于享受棒球带来的快乐，想忘掉关于欧洲的一切！

现在，敌人站在国门之外对我们虎视眈眈，我认为可以把《我们的奋斗》一书拿出来重新宣传一下，至少可以做一番努力。然而出版商却告诉我，大众对此依然是漠不关心的。现在正是棒球热季，大家都想尽情地享受棒球带来的快乐，忘掉关于欧洲的一切！

看着形势一天糟过一天，在感到越来越绝望之余，只能另寻他法：我把自己保存的一本书邮寄给了一家报纸出版公司，并且写信给他们的经理。我写道：“希特勒正在敲我们的大门，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想想办法！”他立刻给我回信了，但信中是这样回复的：这样的言论，会使我们的德国籍读者对攻击他们的伟大元首感到异常愤怒，这样一来必然使这部分读者离我们而去，所以我代表报社决定还是采取谨慎的态度为好。目前正确判断形势还是很困难的，能多赚一些钱对每个人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虽然被一家拒绝了，但我并没放弃我的想法。所以在那个可怕的一天中——那个令我十分讨厌的炎热潮湿的一天中——我去了很多家报纸出版公司，我期盼着总会有一家公司的负责人或经理，能认同我所说的并非无稽之谈，我们国家正处于万分危急的状态中，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必须马上有所作为。

但是结果总是令我失望。他们要不说“大西洋会保护好我们免受侵犯的”，或者说“希特勒不会再有任何行动了”，或者令人厌恶的老生常谈“看着吧，公理最终会战胜强权的，不用担心了”……

在火车上，伊丽莎白和格蕾丝都注意到了我的沉默不语。我不仅感到疲惫，更感到绝望，因此一言不发。看到她们询问的眼神，我拿出了比尔·威廉斯写给我的信给他们看。两个星期前，比尔去墨西哥度假。整个去年冬天，他一直在电台做广播工作，并且写了一本书叫作《警告美国》。然而美国拒绝任何警告，这使他花费的所有力气和精力都白费了。后来他的医生让

他暂时去外面休养几个星期，否则他——他的医生——将不再负责他的健康。于是比尔不得不到墨西哥去了。不过对于比尔来说，那时候只有在墨西哥才能让他接触到一些令他兴奋的事情，因为他总是喜欢站在事情的第一线，他喜欢国际上那些政治家玩弄的各种阴谋诡计，就像在敌人入侵美国之前，我们养的那只叫乔·斯大林的猫十分喜欢吃奶油一样。

这封信是在几天前送到我手中的，邮戳显示它是从尤卡坦的梅里达寄出的。天知道他怎么去那里了，我们都以为他直接去墨西哥城了，预备着报道那里的大选情况。然而，我却有些怀疑，一定是有人警告他不要去墨西哥城。因为像他那样胖的人，实在不应该去像梅里达海拔那么高的地方。